

故事里的沂蒙

临沂战役

临沂地处八百里沂蒙山的中心位置，襟山带水，位置险要。1938年初，日军王牌板垣征四郎师团在青岛崂山湾登陆后，循高密、诸城一线向临沂进发，企图与渡过黄河、沿津浦线南下的矶谷师团在台儿庄地区会合，进攻徐州。可以说，临沂得失关乎中原全局，一旦失守，徐州东北方向的防务将出现巨大缺口。

1938年岁首，伴随着炮声，临沂民众街谈巷议着“鬼子”，送走了焦虑的春节。

首先来到临沂阻敌的是庞炳勋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团。庞炳勋当时是第三军团团长兼第四十军军长。庞炳勋的第三军团实际只辖三十九师一个师，是个空架子。庞炳勋久历沙场，经验老到，为人圆滑，以擅长保存实力著称，作为军阀中不倒翁式的人物，对于他是否能够倾尽全力对抗日军，外界普遍怀疑。但是，面对暴日侵华，庞炳勋认为，作为军人，如能为国家民族而战，即使战死沙场，也是死得其所，他一再表示，“为国效力，天日在上，万死不辞，我一定同敌人拼到底”。

朴实的沂蒙人民对庞炳勋军团寄托着殷切的希望，然而敌我双方的态势，丝毫不容乐观。继3月2日河东汤头失守后，3月10日，日军经过整顿补充，集步兵八九千人，骑兵四五百人，在飞机、大炮、坦克的强大火力掩护下，开始向临沂猛攻。

庞炳勋军团奋力抵抗，伤亡过半。战斗激烈时，村头的大树都被炮弹拦腰折断了，场上的麦秸垛、高粱秸也燃起了大火，瓦砾、泥屑、沙石满天飞……被硝烟熏花了脸的战士们，穿着露出棉花的军装，有的手臂包扎了绷带，有的头上缠着纱布。战士的遗体像麦棵子一样，布满了战场，最后连伙夫、担架兵都上了前线。

战斗的残酷，丝毫没有吓退临沂的民众。他们倾其所有，慰问抗日部队，支援抗战。敌前敌后的民众纷纷组织宣传队，并自动捐献劳军，大家把自己家里舍不得吃的鸡、鸭、鱼、肉、鸡蛋以及萝卜、大葱、馒头、煎饼都送到部队上。

第三军团第四十军补充团第二连连长李宗岱率队坚守葛沟阵地时，几度率敢死队与敌军肉搏，荣立战功。他记述道：“从昨天起十三个钟头了，弟兄们都没有吃上一顿饭，一天一夜战斗下来，饥渴难忍。几个留在村子里的老百姓，主动帮忙抢救伤员，烧茶水做饭。特别是五十八岁的葛大娘和一位快七十岁姓王的大爷，冒着枪林弹雨为兄弟们送茶水，送干粮和‘糊涂’（是鲁南农民的一种主食，用高粱面加煮红苕，似稀饭），我们给钱给他们坚决不收。”

军队伤亡惨重，远远超出了庞炳勋的预期，这也是他三十八年戎马生涯的第一回，部下劝他后撤，以图东山再起。但看着前来总部慰劳的临沂父老，庞炳勋为之动容，仰天长叹道：“我年将六十，一腿尚瘸，毫无牵挂，今日能为国杀敌，生而有幸啊！”

血战了两昼夜，临沂城危在旦夕，庞炳勋急电李宗仁求援。

形势危急，李宗仁一面命令庞炳勋死守临沂城，一面紧急下令五十九军张自忠部于三日内赶至临沂城郊，协同庞炳勋作战。五十九军下辖两个师，共26000余人。张自忠与庞炳勋

在军阀混战期间曾有一段宿怨，但国难当前，张自忠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，星夜兼程，驰援庞炳勋部。

第五十九军抵达临沂后，庞、张两部召开军事会议，共同商讨破敌方案。庞炳勋建议固守城防，张自忠建议主动攻击，并自请承担主攻任务，他说：“在一般情况下，我军以强行军到此，非常疲劳，似宜稍作休息，再与敌人作战。但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，且以我劣势装备，面对现代化的精锐板垣师团，必须充分利用夜战、近战才能奏效。应该打破常规，提前开始行动，向敌人发动反击。”张自忠的神勇和谋略让庞炳勋非常信服。

张自忠返回部队后，立即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紧急动员，夜里庞炳勋、张自忠两军协同向日军发起反攻。五十九军迅速强渡沂河，一举插入板垣师团的右侧背，在亭子头、大太平、申家太平、徐家太平、沙岭子等处突破敌人防线，向敌人发起猛烈的反击，庞炳勋抓住有利战机，率部猛袭日军侧背，有力地配合了五十九军的正面攻击。五十九军与日军短兵相接，在沂河两岸反复冲杀，战线犬牙交错，形成逐村、逐屋争夺的拉锯战，双方冲杀数十次，几度形成白刃战。刘家湖失而复得四次，崖头失而复得三次，五十九军两师连，排长几乎全部易人，营长也伤亡过半。当师长向张自忠报告牺牲状况和坚持之艰难后，张自忠下了非常有名的一道手谕：“敌人亦到最后关头，看谁能忍最后一秒钟，谁就能成功。”“我困难，敌人之困难更大；我苦战，敌之苦处数倍于我。”正是以这样血战到底的决心，五十九军拼杀了三天三夜，胜利攻克了日军全部主阵地。张自忠部乘胜追击到汤头，日军向临沂城东南逃窜，被庞炳勋部一一肃清。

此次反击，重创日军，取得了临沂战役开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战绩。蒋介石和李宗仁传令嘉奖，舆论盛赞：“是役亦当增我抗战中之光荣一页。”

日军不甘心失败，从3月23日开始，调集更多的飞机、大炮、坦克，以陆、空联合之势，卷土重来，猛烈反扑。庞炳勋部和张自忠部与日军奋力鏖战数日，日军尸横遍野，受到沉重打击。28日，日军又增加一千余人，炮十二三门，配合飞机对临沂城内轮番轰炸。第五十九军官兵前仆后继，喋血奋战，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拉锯战。入夜后战况又趋白热化，第五十九军所部伤亡两千余人。张自忠亲自给战区李宗仁发电报，表达自己的作战决心说：“职一息尚存，决与敌奋战到底。”

至3月29日晚，由于临沂久攻不下，台儿庄方面又陷于苦战，日军遂转移进攻方向，命令在临沂的日军停止进攻，赶赴台儿庄支援，仅留一个联队步兵和少数炮兵在临沂与张、庞两军对峙。4月21日，由于台儿庄战役吃紧，张、庞两军做战略转移，临沂城遂陷敌手。

在临沂战役中，中国军队和临沂人民经过五十余天的浴血奋战，用自己的顽强奋战和巨大牺牲，连续击败日军进攻，不仅奠定了台儿庄大胜利的基础，更重要的是挫败了骄横的日本侵略者，创造出了打死打伤日军6000余人的光辉战绩。临沂战役以雄辩的事实，粉碎了“皇军不可战胜”的神话。

外，鲁王命令手下官员传旨说：“爷今日大喜，爷今日喜极！”这次接驾取得了“君臣欢洽”的效果。

《陶庵梦忆》中与鲁王府相关的文章有两篇，分别是《鲁藩烟火》和《鲁府松棚》。

在《鲁藩烟火》一文中，张岱先是描述了鲁王府张灯结彩的盛景及烟云灯海的场面，然后详写燃放烟火的火器架及百兽机关，尤其是以火器的造型设计和喷射过程的奇巧绝伦为重点。烟火燃放时，“端门内外火焰蔽天，月不得明，露不得下。看者耳目攫夺，屡欲狂易，恒内手持之。”张岱因此赞叹“兖州鲁藩烟火妙天下”。

在《鲁府松棚》一文中，张岱详细描绘了鲁王府旧邸的两棵松树：“高丈五，上及檐脊，劲竿如蛇脊，屈曲撑距，意色酣怒，鳞爪拿攫，义不受制，鬣起针针，怒张如戟。旧府呼‘松棚’，故松之意志情理无不棚之。便殿三楹盘郁殆遍，暗不通天，密不通雨。”这两棵巨松道劲雄健之姿，遮天盖地之势，给张岱留下深刻印象。

张岱还曾两次在兖州观花，一次是看异种芍药“一尺雪”，一次是应当地张氏邀请看菊花。《陶庵梦忆》中有文章《一尺雪》《菊海》详细记录其事。

据张岱在《一尺雪》文中所述，兖州在明朝时盛产芍药，“兖州种芍药者如种麦，以邻以亩。花时宴客，棚于路，彩于门、衣于壁、障于屏，缀于帘、簪于席、茵于阶者，毕用之，日费数千勿惜。”他仔细描写了芍药的异种“一尺雪”：“花瓣纯白，无须萼，无檀心，无星星红紫，洁如羊脂，细如鹤翻，结楼吐舌，粉艳雪腴。上下四旁方三尺，干小而弱，力不能支，蕊大如芙蓉，辄缚一小架扶之。”这种芍药为当时兖州所特有，在其他地方极难见到。

兖州盛产菊花，张岱在《菊海》中提到，他曾受张氏之邀参观其菊园，这是一个用芦苇搭建起来的三间棚子，全部种植菊花，放眼望去如同一片菊花的海洋。张岱说：“厂三里，砌坛三层，以菊之高下高下之。花大如瓷瓿，无不球，无不甲，无不金银荷花瓣，色鲜艳异凡本，而翠叶层层，无一早脱者。”

此次赏菊让张岱大饱眼福。张岱还在文中说，到了赏菊之日，兖州的缙绅家庭都沿袭王府的气派，“其桌、其坑、其灯、其炉、其盘、其盒、其盆盎、其肴器、其杯盘大觥、其壶、其帙、其褥、其酒、其面食、其衣服花样，无不菊者。”甚至到了晚上仍然燃烛夜赏，“蒸蒸烘染，较日色更浮出数层。”由此可见，兖州赏菊之风在明朝极为盛行。

《陶庵梦忆》这部五色缤纷的晚明城市风俗长卷，给后世留下关于兖州古时的些许物事，是颇为珍贵的历史史料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中学教师）



张岱

□刘跃

张岱(1597年—1689年)，又名维城，字宗子，山阴(今浙江绍兴)人，明末清初文学家、史学家。他出身世代簪缨之家，年轻时兴趣广泛，又喜游历。明朝灭亡后，张岱因拒绝入仕清廷，携家逃往山中，从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弟变成穷困潦倒的下层贫民，以至垂暮之年仍旧一贫如洗。

张岱著作等身，存世者有亡佚者总计不下四十种，涉及领域非常广泛，主要著作有《石匮书》《夜航船》《琅嬛文集》《陶庵梦忆》《西湖梦寻》等。若论文学成就，以散文为独绝，其散文集《陶庵梦忆》共八卷，收文120余篇，篇幅简短，长文很少，最短者不满百字，代表了晚明小品的极致。他以回忆录的形式追忆往昔的胜景盛事，地域背景主要是绍兴、宁波、杭州等江南名城，但也涉及几个北方府县，其中就有兖州。

说到兖州，张岱首先提及鲁王。明代兖州属于鲁王藩国，明朝初年，明太祖朱元璋分封诸子为王，第十子朱檀被封为鲁王，建藩国于兖州，世称鲁荒王，为第一代鲁王。此后王位由子孙世袭，皆称鲁王。到明朝末年，朱寿鏊被封为鲁荒王，其弟朱寿鏞袭王位，为鲁肃王。张岱的父亲在鲁荒王时曾任鲁王府右长史。

《陶庵梦忆》一书中多次提到鲁王。其中《木犹龙》写到，张岱的父亲从集市上发现木犹龙(一种化石)在出卖，“以犀觥十七只售之，进鲁荒王，误书‘木龙’犯讳，峻辞之，遂留长史署中。”

《鲁府松棚》写道：“鲁荒王晚年好道，尝取松肘一节，抱与同卧，久则滑泽酣醅，似有血气。”《鲁王》文中提到了鲁王朱以海，详细记录了鲁王于绍兴监国后曾至张岱家中，画家陈洪绘与张岱一起接驾的盛况，当时鲁王“冠翼善，玄色，蟒袍玉带，朱玉绶”。

张岱还在文中提到，鲁王擅饮，“睿量宏，已进酒半斗矣，大犀觥一气尽……”张岱一直把鲁王送到里巷之

塑像逼真。

《左传》记载：“齐侯为楚伐郑之故，请会于诸侯。”“宋公请见于诸侯，夏，遇于梁丘。”梁丘即现在的梁王庙所在地。据《括地志》载：“在曹州成武县东北三十二里，有梁丘故城是也。”

据史料记载，成武县梁王庙始建于汉朝末年，距今已有约两千年的历史，主要是为了纪念汉初大将彭越。彭越被刘邦封为梁王，因此该庙被称为梁王庙。

《汉书·高帝记》记载：“沛公引兵西，遇彭越昌邑。”彭越随刘邦转战南北，屡建战功。

汉朝建立后，彭越因战功显赫被封为梁王，但后来被诬陷谋反，为吕后所杀。后人在梁丘(梁王封地)建立了梁王庙以示追念，并形成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庙宇群。古时每年农历四月十二日庙会，在方圆百里有较大影响。

近年来，当地群众自发捐款重建庙宇，使得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建筑得以恢复。为不误农时，梁王庙庙会改为每年农历二月十二日、九月十二日，已经成为鲁西南有名的庙会之一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山东省作协会员）

【史海钩沉】

张岱《陶庵梦忆》中的兖州物事

【故地往事】

梁王庙：隐于乡野的千年古寺

□宋聚新

菏泽市成武县城东北15公里处，南鲁集镇境内的安济河南岸，矗立着一座千年古寺，这就是梁王庙。

梁王庙有两进院六座大殿，坐北朝南，规模宏伟，雕梁画栋，飞檐斗拱。前院有三祖殿、玉皇殿、王母殿等，后院有梁王阁、观音殿、大雄宝殿等，其中前院和后院居中的三祖殿、梁王阁均为三层阁楼式建筑。

梁王庙建筑多而美，造型独特，底蕴深厚。后大殿的“梁王阁”内梁王彭越的